

■ 红色记忆

大众日报记者笔下的抗战——

血战对崮峪

□ 本报记者 于岸青

1942年11月13日的《大众日报》上刊发了一条消息《八路军五一军携手杀敌，对崮峪粉碎敌“合击”》：

“新华社山东分社鲁中十日电 此次沂蒙反‘扫荡’中，我八路军某部与五一军某指挥机关在北沂水对崮峪携手作战，共同击退敌人，胜利突围。”“兹记其经过如下：上月二十九日，在沂蒙‘扫荡’与反‘扫荡’的严重形势下，我八路军某部由南而北移驻对崮峪，同时我五一军某指挥机关由北而南亦到达该地，经双方互相问答后，知系友军，乃于紧张敌情下，双方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作战方针，并即分配任务，五一军两个战斗连警戒北面，八路军五六百人防御南面，当日敌果数路分进合击对崮峪，南北两面均与敌激战终日，敌数次冲击，然在我顽强反击下卒将敌寇全部击退。至晚，双方共同胜利突围，是役敌伤亡达五六百，我方亦略有损失。”

消息位于社论之下，以报纸编辑学来看，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位置。

此时，山东根据地领导机关包括大众日报社刚刚从一场浩劫当中走出——日军的“拉网合围”式“扫荡”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。这条200多字的消息，反映的正是其中最为惨烈的对崮峪突围。突围虽然胜利了，山东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、二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等重要领导干部壮烈牺牲，突围中涌现了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群体——对崮山十四勇士。

对崮峪突围还是一场不多见的被称为“统一战线上火线”的国共联合作战的战例，文中的“五一军”即指国民党五十一军，军长于学忠。同版配发的评论《发扬对崮峪的团结精神》中说：“此次配合作战共同御侮事件，虽系偶然，但又一次证明一个确切真理：无论如何，民族敌人是与我们誓不两立的；内部小磨擦在大敌当前时，自然冰炭消逝，而共御外侮；如此使得胜利击溃敌人，保全自己；否则将授予敌以渔人之利，而自寻失败。目前整个敌后斗争形势，处处何异于对崮峪！国军各部虽具体防务不同，然均面对敌人，敌无时不企图各个消灭之，而我则非团结合作，难以最后战胜敌寇。”

当年出于保密的需要，消息中对对崮峪突围的时间模糊成了“扫荡”开始的那天。在《大众日报》的有关史料当中，对这场战斗也只是多出一句话：我军在对崮峪与敌人展开激战，原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李竹如在战斗中壮烈牺牲。

今天，让我们尽量还原那场战斗。

日军一〇五作战计划

1942年秋天，青纱帐落了，敌人的“扫荡”又要开始了。9月13日，在驻地沂南县新庄大众日报社社长陈沂给大家作了反“扫荡”报告。他指出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日军为推行“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”，这次“扫荡”将更加残酷，我们必须作好思想和组织准备。之后，陈沂返回中共山东分局，报社在秘书长仲星帆的领导下，精简机构，坚壁清野。编辑部组成三个战时新闻工作队，第一队跟随分局机关奔赴沂蒙，另两队留在滨海。

这样的分工是根据分局整体的军事部署来进行的。

1942年10月11日，八路军山东军区敌工部门截获一份军事情报——济南日军参谋本部一〇五号作战计划。该“计划”透露：日军将于10月中旬至11月底出动万余人，分两期扫荡滨海地区。

对这份后来证明是假的情报，根据地的领导者中出现了两种意见。

■ 名人影像

“再三思维，乃认清素日志愿，在今天情势下暂难实现，必待抗战胜利，一切有办法。故为现实自身之期望，

为考古事业之将来，为个人身心之寄托，遂决意参加抗战。”

考古学家吴金鼎：投笔从戎，爱国为先

□ 刘承军

一生志向，找寻中国文化源头

1944年中国全面抗战已进入关键阶段，战争的残酷和折磨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备受煎熬。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博士、一流考古学家吴金鼎，正打算放弃自己热爱的考古事业。

难耐爱国热忱，忍痛辞职

作为前途无量的考古专家，吴金鼎原不必投身于战争，但是内心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和担忧，使其面临一种矛盾心情。吴金鼎内心的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，最终未能耐住自己的爱国热忱，放下心爱的学术事业，服务于抗战。傅斯年因爱憎于心，屡次劝吴金鼎不要辞职。吴在回复傅的信中写道：

“……自去年终，琴台经费告罄，鼎自理炊事，备尝米珠薪桂之苦，幸喜琴台报告已有眉目，聊足自慰耳。近中东亚战局渐入佳境，然国内经济状况已达严重阶段。此中一切早在先生洞鉴，勿待喋喋。忆当年多蒙大力提携，得留学英国，费用数百万。归国后承济之先生赐予机会，参加田野工作，身受国恩及师长教诲，刻骨铭心，义在必报。当前国家情形如此地步，而两先生所处境地又如此窘苦，鼎扪心自问，不忍偷安。幸贱躯顶健，牵挂尚少，再三思考，现已决意投身军委会战地服务团，以申素愿……”

如果说吴金鼎可以不受物质的艰难，但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欺侮和侵吞，“身受国恩及师长教诲，刻骨铭心，义在必报”的他，不会坐看国家处在危难之中。吴金鼎的爱国情怀，与其成长经历密切相关。

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深深怀疑，他认为，敌人的“扫荡”计划透露得这么早，还这么具体，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，要从其他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后，再作判断。罗荣桓进一步分析，声东击西是战争惯用手段，如果我们马上转移到沂蒙山区，万一敌人“扫荡”的真正目标是沂蒙山区，那我们就会成为口袋里的老鼠，小兔子把口袋口一扎，我们就只有挨打的份了。据此，他主张机关暂时按兵不动，留守滨海。

然而，有一部分领导人则对该情报信以为真。14日，敌军又抛出一份假情报，说日军将于16日拂晓“扫荡”滨海区。这使得多数领导人更加相信日军“扫荡”滨海情报是真。山东军区政委兼山东战工会主任黎玉与李竹如、江华等人遂率领中共山东分局、山东军区、战工会、抗大一分校等机关，在山东军区直属特务营的护卫下，于15日从滨海甲子山区向沂蒙山区转移，维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留驻滨海区南部。

十余天后，转移人员中了敌人的圈套，在南墙峪，对崮峪接连遭遇敌军残酷的合围。大半年后，1943年7月23日，罗荣桓、黎玉联名在《大众日报》发表署名文章《我们能坚持我们也能胜利》，对上年的抗战形势进行总结。文章中中对对崮峪战斗有如概述：“当敌第二网向北沂撤开时，我以六百质量较低之武装且有一半非战斗部队，与超过我十倍之敌，在崮峪山（也称对崮山）激战终日，毙敌七百余，终于粉碎了敌人合围的企图，我团长刘玉（毓）泉、团政委王锐、政治主任张胜（圣）符以下二百余同志壮烈牺牲，大部主力则胜利的突围了。”

自1942年10月26日开始，日军以1.5万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，先后发起六次“拉网合围”式袭击，目标正是沂蒙区，而非情报所说的滨海区。27日，黎玉率部再加上鲁中区党委等地方机关、新一一师部队，包括沂南、沂水县的群众总计约8000余人在南墙峪被拉进合围圈。

日军以散兵拉圈，每段间隔十几里，手持枪刺，呼号搜索前进，包围圈逐渐紧缩，山中野兔被惊得四处逃窜。这便是日军此次“扫荡”的新战术“梳篦扫荡”，又叫“拉网”战术。但陷入包围的八路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，血战两天，硬是从敌人的“篦子”缝里分路突围。南墙峪突围是罗荣桓文章中提到的“拉网合围”的第一网。日军见“第一网”并未达到目的，便伪装撤退，再次制造假象，伺机再犯。刚刚突出包围圈的省军区、战工会机关等部一千多人未能识破敌军阴谋，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转移，仍在对崮峪一带盘桓。11月1日，部队在超过公路时已然发现了日军的钉钉鞋痕迹。当夜宿营桃峪村，果然子夜时分，侦察员陆续报告发现敌情，部队当即紧急向芝麻岭方向转移。然而，2日拂晓，沂水城、东里店、大关的敌人共约8000多人，仿佛得到精确情报，在同一时间内兵分十几路，向以对崮峪为中心的区域合围过来，“第二网”一夜成形。

我部发现又一次深陷重围，立刻转向对崮峪，因为那里有制高点——对崮山。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火线担任突围总指挥，他能调动的军力只有500多人的特务营。他命特务营长严雨霖迅速抢占对崮山，务必坚持到天黑，寻机突围。特务营以急行军的速度在半小时内爬上山顶，先进入阵地后即发现，东南、西北方向都有敌人。东边和南面也传来了枪声，四面八方的敌人开始运动压缩。此时侦察员报告桃峪村已被敌军占领。



李竹如

统一战线上火线，一起打鬼子

对崮因南北两崮相对而得名。两崮之间是一条弯曲的大沟，直通对崮峪村。南崮东西有一华里多长，山势陡峭，还有残破的石寨。在它的东北方向约300米处有一个前突小高地，王建安命特务营以一个排坚守在此，以主要兵力防守西面和南面主要地段，坚持到天黑，掩护机关突围。

天渐渐亮了，王建安得到报告：山下有一支国民党武装向山上喊话，请求上山，是否允许？《大众日报》的消息对此节描述为：“经双方互相问答后，知系友军。乃于紧张敌情下，双方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作战方针，并即分配任务。”实际上，我部有同志表示跟国民党有过摩擦，不能让他们上来。王建安说：“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讲究那么多干什么！只要是中国人，只要不是来打咱们的，统统放上来！咱们搞统一战线上火线，一起打鬼子！”

原来，两天前，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上校军需处长周日丰得到指示，到沂水王庄附近来运军械。8月份刚经历了唐山山战斗的五十一军撤到安丘王家沟休整。周日丰当即率六七七团步兵九连从王家沟出发，一天后宿营沂水马头店子村时发现了敌情。万分紧急之中周日丰决定迅速抢占对崮山。他们一路收容了包括60多人的海军陆战队等数路国民党人，跑步赶到对崮山下时，队伍已增至300多人。当他们发现八路军已在山上驻防时，跟踪而来的两股敌人也已蜂拥而至，占领了北崮并开始向南崮射击，周日丰见情况紧急，认为大敌当前当全力以赴共同抗日，遂速派人上山联络，要求参战。

王建安听取周日丰部的火力情况后，立即将周日丰部纳入山上布防：特务营一个排依然固守最前沿——东北角小高地，鲁中军分区三个分队守东南角，周日丰部警戒北面，特务营一连则守卫主防御面——西面。周日丰部听从指挥，进入阵地。

血沃对崮山

敌人骑兵在山坡上跑上窜下，步兵开始向山上蠕动。伴着刺耳的尖啸声，南崮前哨部被团团黑烟笼罩，猛烈的炮火持续了近40分钟后，自北崮下来的敌军在炮火掩护下沿东大沟从南北三个方向发动攻击，激烈的骤风般的枪声、手榴弹声响越响越凶。

一个钟头以后，枪声稀落下来，小高地周围的烟雾消散了，山头上露出一面“太阳旗”！坚守在此的八路军一个排，尽数牺牲！严雨霖悲愤高喊：“同志们，为烈士们复仇，战斗到天黑！”有战



1942年11月13日的大众日报

士回应：“坚持到最后！”立刻，阵地上响起一片雄壮、激昂的呼声。

敌人从三面围来，发起猛攻，无数闪着亮光的刺刀摇晃着往上冲。一连连长王继贤带一个排冲上小高地，他来回跳跃着指挥向敌人反击，一排排手榴弹倾泻下去，山坡上土黄色的尸体越积越多。战斗空前激烈，严雨霖不断接到伤情报告，“三连伤亡18名！”“一连伤亡12名！”……

下午1时许，日军从沂水调来两架飞机，向崮顶轮番投弹并扫射，地面以大炮重机枪火力支援，配合步兵冲锋，炮声隆隆，震耳欲聋。八路军各连手榴弹打光了，西面敌人冲上了一条阵地的前沿，距我指挥所只有百米左右，王继贤带着仅有的不足十个战士跳出工事，与敌人拼了刺刀，尖厉的嚎声，“卡卡”的刺刀绞打声响成一片。许多战士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和手榴弹猛击敌人的脑袋。在惨烈的搏斗中，日军的尸体横七竖八，特务官兵先后牺牲200多人，王继贤身中炮弹壮烈牺牲，但对崮山主要阵地依然控制在我方手中。国民党五十一军士兵也参加了白刃格斗，周日丰在指挥士兵反冲锋时，中弹牺牲。

历经20多分钟的厮杀，敌人遗弃下多具尸体溃退下去，打退了敌人的第四次冲锋之后，西面阵地上只剩3个人了。

黎玉后来回忆，战斗中他亲眼看见，接替王继贤指挥的一连指导员谢训被一颗子弹正中右眼，鲜血顺着面颊流下，但他却圆睁左眼，对战士们说：“谁也不许退，坚持到黄昏，胜利是我们的！”话刚完，他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。下午4点多钟，连军区机关投入战斗的参谋、干事和首长的警卫人员加在一起，阵地上能拿枪作战的已不足百人了。从黎玉、王建安和李竹如等领导同志到军区、政府机关干部都行动起来，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下投入战斗。

我们都是战士，都可以战斗

天渐渐昏暗，久久盼望的夜就要到了。这时，三个方向上的敌军眼看就要再次冲上来了，特务营营长严雨霖报告，全营只剩下14人了……王建安与黎玉、李竹如等紧急磋商，决定包括五十一军所部在内，立刻分路突围。

机关人员销毁了文件、密码和电台，王建安命令严雨霖：“现在我带着三个机关突围，你带着战士们在这里，一面坚守阵地，一面钳制敌人兵力，我们走后20分钟至半个小时，你们迅速撤退，要机动、灵活，只要能撤出敌人的包围，往哪里去都可以，懂吗？”严雨霖说：“懂啦，首长。不过没有部队保卫，

你们可要小心啊！”

王建安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们都是战士，都可以战斗！”

随着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号令——“同志们，突围啊！”一阵排枪响过，突围开始了。江华带一个班率先从东北角一跃而下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后面的同志迅即分散开向下冲。悬崖陡峭，天色黑暗，有的倒栽，有的下溜，有的翻滚……日军发现我军突围后，发射夜光弹并点燃火堆照明，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下来。37岁的李竹如跃身翻上石墙，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，李竹如不幸牺牲。

对崮山十四勇士

突围令下达20分钟后，东北突围方向没有再听到枪声，后来严雨霖回忆道，我们留下掩护的14人都感到一阵轻松。

这时敌人的又一次冲锋开始了，黑暗中看到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敌军拥上来。严雨霖和113名战士边打边退，敌人步步紧逼，把他们逼到了东面悬崖顶上，无路可退了。

一个战士轻问：“首长，怎么办？”严雨霖问：“能让敌人抓活的吗？”“不能！”

沉默良久，一个战士说：“首长们该走远了吧……”像是发出了号令，大家一起高喊“跳！”十四勇士在黑暗中一个接一个纵身跳下山崖。他们当中6人牺牲，幸存的8名勇士在严雨霖带领下历尽千般坎坷，终于返回部队，死里逃生的严雨霖嘴中的牙摔得一颗未剩。

此次战斗，我军以劣胜强，以少胜多，共毙伤敌人六七百名，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沂蒙山合围消灭我领导机关的企图。包括李竹如同志、二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、一团团长刘毓泉、政委王锐等数百名指战员壮烈牺牲。国民党五十一军等部亦有200多人为抗击外来侵略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日军这次“扫荡”调集兵力不比1941年“铁壁合围”时的多，“扫荡”时间也不比1941年的长，但给根据地造成的损失要比1941年大得多，主要原因就是我方没有很好地分析研究敌情，缺乏应有的警惕，为敌假象所迷惑，以致一再受骗。

大众日报社有六位同志牺牲

在此次长达一个月的反“扫荡”中，大众日报社有六位同志英勇牺牲。

1942年10月26日深夜，由印刷工人组成的护厂小组在驻地玉山与敌遭遇，工人常凤奎被抓，伺机逃脱时被敌开枪击中，不幸牺牲。

护厂小组其他队员与群众被困在山沟里，敌人乱枪扫射，工人匡吉周中弹牺牲。

次日，护厂小组与群众转移到南墙峪，又陷入重围，在向外突围时护厂队员刘延禄、王津宜牺牲。

27日，驻张家峪子的报社发行部30余位同志在部长丁柱率领下转移，在悬崖顶遭敌机轰炸，这时丁柱疟疾发作跑不动，只能在山梁上一大片卧石下躲藏，不幸被十几名搜山的敌人发现，丁柱当即拔枪射击，寡不敌众，当场壮烈牺牲。

女校对周慕苏在转移中不幸被俘，她奋勇抵抗，被敌人用刺刀刺穿了腹部，当场壮烈牺牲。

大众日报社战时第一新闻工作队一到达沂蒙，立刻与沂蒙地委机关报《沂蒙导报》合并在一起，自南墙峪突围后，在沂北大王庄一带，架设电台，开始出版《大众日报》战时油印版和电讯。11月5日，报社即恢复正常出版，把党的声音告诉浴血奋战的军民，把八路军战斗的呐喊传给避难中的民众，鼓舞民心，血战到底。一个月内，战时第一新闻工作队发来15篇消息、通讯，其中就包括《八路军五一军携手杀敌 对崮峪粉碎敌“合击”》。

11月中旬，疏散到各地的大众日报社同志们陆续返回了驻地。突围中，黎玉右手食指被子弹打断，与黎玉一起突围的艾楚南同志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，在他们掩护下，组织担架分段护送几天后，把黎玉护送到了大众日报社驻地——牛旺庄。

1943年元旦，在报社养伤的黎玉参加了大众日报庆祝四周年纪念日活动。



吴金鼎和夫人王介忱

军招待所，为美国空军在华对日作战提供后勤保障。傅斯年没有允许吴金鼎辞职，给了5个月假，但战局仍未结束，吴氏不得不再三请假。吴金鼎繁忙工作之余，仍然不忘读书和研究，他向傅斯年汇报“军中学生活颇异，希暂习而可以适应，琴台报告已完大半，每日仍能抽暇读书，引以为荣”。

服务桑梓，熔铸师魂

1945年8月，抗战取得胜利，吴金鼎解除军职，本拟回史语所继续他热爱的考古工作，但母校齐鲁大学向他发出邀请，请其协助学校复员之事。吴金鼎又一次向傅斯年请假：“函达胜利消息传来，实可喜可贺，现已呈请上峰乞脱军籍，谅可邀准，惟以母校复员之学务请予协助，故为现实自身之期望，为考古事业之将来，为个人身心之寄托，遂决意参加抗战。精卫衔石，唯恐徒劳，然每忆及佛家所云燕羽覆水以息野火之故事，则不能自己矣。”

吴金鼎在齐鲁大学曾任历史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国学研究所所长，兼任校长室西文秘书、训导长、图书馆主任等职，工作繁瑛而忙碌，担负的各项工作均有出色表现，为齐鲁大学贡献良多。吴金鼎还带领学生在济南附近作史前遗址调查，出版新著《山东人与山东》，并亲自编写讲义，讲授田野考古学，培养考古人才。

吴金鼎还是非常热心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纯粹的考古研究工作，因而向好友夏鼐写信：“自胜利以来，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，俟一切安定，弟必及早返陪诸兄再晒太阳也。”只可惜吴金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，因劳累过度患癌，怀着对家国的无限热爱和未能继续从事考古事业的无限怅惘，于1948年9月20日在齐鲁大学辞世，终年48岁。

书生报国，投身战地服务团

1938年，吴金鼎学成归国，先被李济安排在